



名震京城

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，北京農曆的閏四月十五日（陽曆六月五日），正是春夏之交，風和日麗。這一天傍晚，華燈初上，位於前門外大柵欄的三慶園門前，車水馬龍，人頭攢動，觀客如潮。戲院門口人們在注視張貼的戲目廣告：「本院特聘名震中國坤伶鬚生泰斗孟小冬在本院獻技。」霓虹燈也同時打出「孟小冬」三個紅色大字的醒目廣告。劇院門口兩側擺滿各界贈送的花籃以及琳琅滿目、大小不等的銀杯陳列於櫥窗內。京城書畫才子袁寒雲（袁世凱次子，人稱「皇二子」，又名克文）書贈「玉貌珠吭」巨幅匾額一方，高懸舞台一側，蔚為大觀。

這天的打炮戲為全本《探母回令》，孟小冬飾楊四郎一人到底（坤伶趙碧雲飾鐵鏡公主）。隔日有評論說，「坐宮」一場最見精彩，因為扮相好，台風漂亮，一出場即彩聲四起，掌聲雷鳴，頗極一時之盛。孟小冬扮相端莊，而好在處處有神氣，唱則咬字正確，而好在字字有勁。是晚雖音微澀，初不因之減色，且愈覺其悲壯蒼涼之致。「過關」時，下馬架子極好，「見母」一場，三拜神氣亦佳；「回令」一場，三個屁股坐子的身段，乾淨峭拔，輕巧伶俐，贏得台下一片鼓掌喝彩聲。至於她的唱腔，簡直美不勝收，嗓子愈唱愈亮，痛快淋漓，令人有餘音繞樑，三日不絕之感。加之孫佐臣操琴，更是增色添輝。總之，孟伶之鬚生，不惟在坤角中獨步，即與現時著名之男伶相頡頏，亦不見稍遜。

孟小冬以一齣《四郎探母》在京城首演告捷，一炮而紅，終於在京城舞台上脫穎而出，一鳴驚人。這在孟小冬的舞台生活中，是最關重要的一台戲。從此，孟小冬之名，不脛而走，很快傳遍了整個北京城。接著，前門外的歌舞台、開明、廣德樓等多家戲園都蜂湧前來邀約，而三慶園也一再挽留，弄得孟小冬分身乏術，只得白天一家，晚上再到另一家，甚至一個晚上還趕往兩家戲院。如孟小冬與蘇蘭舫白天先在開明合演《武家坡》，夜場則到歌舞台演《烏盆記》；隔日白天先在開明演《連營寨》、《戰甯

亭》、《哭靈牌》，夜場到歌舞台與趙碧雲合演《十八扯》；再隔幾日夜場先在三慶園演完《十八扯》，再趕到開明戲園演大軸《四郎探母》。

當時前門一帶戲園甚多，京劇名家輪番在這裡演出。如梅蘭芳、王鳳卿、郝壽臣演於西珠市口的開明；余叔岩、陳德霖、楊小樓演於香廠路的新劇場；馬連良、朱琴心演於慶樂園；尚小雲、言菊朋、小翠花演於中和園；王少樓、李萬春、魏蓮芳演於新民戲院；譚富英演於廣德樓；雷喜福則演於城南遊藝園；而位於正陽門魚市口的華園，則由坤伶老生大王小蘭英率兩個女兒姚玉蘭、姚玉英上演新排連台本戲五本《狸貓換太子》。當時在京城獻藝的都是聞名南北、唱紅京華的大牌演員，可謂名伶雲集，好角如林，形成打擂台架勢，他們在藝術上爭奇鬥艷，互不示弱。

單說老生一行，余叔岩年方三十五歲，位列前四大鬚生之首，躍居老生行的領袖地位，正是如日中天。但此時他的膀胱宿疾也時常發作，不能獨立組班，而與楊小樓再度合作，每週也只能上演一兩次。由於演得少，大批余迷像飢餓多日的寒士，奔向戲院心滿意足地「飽餐」一頓。

言菊朋與余叔岩同庚；他此時嗓音尚未塌中，還是不折不扣的正宗譚派，而且是眾望所歸的舊譚首領，與余叔岩在譚派中並駕齊驅，稱一時瑜亮。老譚既已故世，因此渴望聽到原汁原味譚派的一批老觀眾，自然流向中和園，去聽言菊朋。

馬連良成名很早，一九二五年前後，他雖剛二十出頭，卻已在南北各地挑班掛頭牌了。他不但扮相清秀俊逸，台風瀟灑風流，而且唱念做打都很全面，年輕時嗓音也極好，調門也高，當時貼演的都還是以譚派戲居多，如《珠簾寨》、《定軍山》、《南陽關》、《轅門斬子》等等。這些戲首先都要有一個好嗓子才能贏得觀眾，

那時馬連良正當壯年，精力充沛，唱來高亢激越，滿宮滿調，因此吸引了大批各個階層的觀眾。加之舞台形象又好，叱吒風雲，咄咄逼人。馬連良一出，對余、言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，他們二位都曾感歎「後生可畏」。言菊朋甚至坐在家裡生悶氣，余叔岩則上門好言勸慰：「不必與孺子嘔氣！」

譚富英當時還不滿二十歲，王少樓只有十五歲，都是初出茅廬的後起之秀。譚富英以一齣《定軍山》接《陽平關》紅遍京津，頗具乃祖譚鑫培遺風；王少樓天賦條件甚好，他的唱法完全宗余叔岩，並認余為義父。出台不久，即卓然有聲。因余叔岩不常露演而受到廣大余迷的歡迎。

孟小冬進京那年，虛齡只有十八歲，要能在名伶包圍之中而立於不敗之地，只有使出渾身解數，卯足力氣，白天演，夜晚演，趕場子，演雙齣。其實那時一個演員一天演兩場，趕三場，確實也是司空見慣、常有的事。孟小冬好在年輕，精力旺盛，雖然辛苦，也不覺累。這時師傅仇月祥負責孟小冬對外事務，儼然類似今天的經紀人角色。而她的琴師孫佐臣，已過花甲之年，時值盛夏，暑氣逼人，跟著趕場子，拉雙出，也是興高采烈，寶刀未老，還要兼及輔導孟小冬的唱念，對孟小冬盡心盡責，樂此不疲，從無怨言。孟小冬得此高級助手，晨夕研討，努力奮進，因而進步神速。

正當孟小冬忙得不亦樂乎之時，「長城」和「麗歌」兩家唱片公司慕名前來邀約錄製唱片，這是名利雙收的大好事，師傅兼經紀人的仇月祥自然樂意，滿口應承。這時期孟小冬在「長城」錄了三張（六面）唱片，計有《捉放曹·行路》一張、《捉放曹·宿店》一張、《珠簾寨》一張（其中「太保傳令把隊收」一面和「昔日有個三大賢」一面）；在「麗歌」錄有《逍遙津》（原板）一面、《捉放落店》（原板）一面。

這一年，孟小冬自六月初在京首演成功以後，一直至年底基本上都沒有中斷過演出，所演劇場大都是在前門外的開明戲院，偶爾也到三慶園、廣德樓等串演幾天，再有就是應邀參加義務戲、堂會戲。與她合作的旦角先後有蘇蘭舫、馬艷雲、鮮牡丹等；花臉演員為坤角王金奎。上演劇目除譚派的一些傳統骨子老戲外，又增添了《烏龍院》、《打花鼓》、《平貴別窯》、《游龍戲鳳》、《南陽關》等新學會的劇目。其中以《南陽關》最受歡迎。開明戲院於八月四日（星期二）曾打出廣告說：

《南陽關》乃老譚名劇之一也，孟藝員小冬已得個中三昧，上期在本院開演，蒙我都人士空巷出觀，後至者均感向隅，本院至今猶引以為憾事。頃間屢接各界來函，煩請重演，雅意難違，本院特商之孟藝員，定於星期五晚重演一次，同時加演《雪盃圓》。

與此同時，開明戲院還不止一次地登報，對胡琴聖手孫老元加以揄揚：

著名琴師孫佐臣，為人古怪，除孫菊仙、譚鑫培、陳德霖外，其他約者大半不應。今竟為孟小冬操琴，足見孟小冬之藝能有過人處。唱片公司灌收唱片非名伶不取，今竟出資數千灌收孟小冬之戲劇，足見孟小冬之腔調有絕妙處。民十以還，坤伶不甚興也，然孟小冬在上海、漢口、香港、福州、天津、小呂宋諸名埠獨受歡迎，足見孟小冬之唱打念做有不凡處。本期特聘孟小冬奏獻生平傑作，以享我顧曲諸公，名劇名伶，機會難得，即請早臨是幸。

另一次又說：

孫佐臣君為譚鑫培操琴若許年，凡譚氏之精華半多深印腦筋中。今孟藝員小冬得其指授，神會心領，唱打念做大有譚氏風味，因有女叫天征號，惟孟藝員於譚氏劇摹仿最稱精到者，首推《托兆

碰碑》，此固孫君對人言如是，不知演來究竟如何？願顧曲諸公命駕一評，是所至盼。

這一年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，孟小冬還為晨鐘學校先後在開明戲院演了兩場義務戲，劇目均為大軸《四郎探母》（代回令，旦角為李慧琴），兩場壓軸均為小蘭英與女兒姚玉蘭、玉英合作的《珠簾寨》。

由於孟小冬在北京已站穩腳跟，不停地唱戲，錄製唱片又得到一筆較豐富的收入，手頭有了些積蓄，於是和師傅仇月祥商量，不如把爹媽也一齊接來北京居住，日後也好互相照顧。仇月祥認為孟小冬說的在理，足見這孩子也是一片孝心。於是仇出面代孟小冬寫信給上海的孟五爺，告知他孟小冬在京的演出情況，並把孟小冬盼望全家能北上進京團聚的意思也一齊說了。

孟鴻群接到女兒孟小冬的信，十分高興，和夫人張雲鶴商量。五爺說，我從小出生宛平，長在北京，十來歲就跟著父兄闖蕩碼頭，來到上海，一住就是四十年了，現在身體有病，不能正常演戲，身邊又有三個孩子，柴米油鹽日常開支，已是捉襟見肘，坐吃山空了，全靠孟小冬這孩子寄錢來撐著，既然能在北京立足，我也算是葉落歸根了。好在上海家裡鍋碗瓢盆，破爛什具，也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，趁現在手腳還方便，不要等到七老八十不能動彈時，再想走，也就不那麼容易了。夫人聽了心裡自然喜歡，說我們二老下半輩子也就不愁了。能到北京全家守在一起，過日子開銷也省，我看可以，你就拿個主意吧，去留我都沒意見。

老夫妻商量停當，把家裡一些不值錢的東西，變賣的變賣，送人的送人，於這一年夏全家離開上海，登上北去的火車。

